

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

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

Flannery O'Connor

[美] 弗兰纳里·奥康纳 著 仲召明 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小说街 021

弗兰纳里·奥康纳作品

阅读弗兰纳里·奥康纳时，我想到的不是海明威（Hemingway）、凯瑟琳·安妮·帕特（Katherine Anne Porter）或萨特（Sartre），我想到的是像索福克勒斯（Sophocles）这样的人。

——托马斯·默顿（Thomas Merton）

上架建议：小说·经典

ISBN 978-7-5133-0542-6



9 787513 305426 >

定价：36.00元

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

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

Flannery O'Connor

[美] 弗兰纳里·奥康纳 著
仲召明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COLLECTED WORKS: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
By Flannery O'Connor
©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(ILA)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09-937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/ (美) 奥康纳著; 仲召明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133-0542-6

I. ①上… II. ①奥… ②仲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17557号

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

(美) 弗兰纳里·奥康纳 著; 仲召明 译

策划编辑: 瓦 当

责任编辑: 王光灿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3

字 数: 186千字

版 次: 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542-6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 | 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 |
| 25 | 格林利夫 |
| 59 | 树林风景 |
| 89 | 久久的寒意 |
| 129 | 家的慰藉 |
| 161 | 瘸子应该先进去 |
| 217 | 启示 |
| 249 | 帕克的背 |
| 279 | 审判日 |
| 309 | 天竺葵 |
| 327 | 理发师 |
| 345 | 野猫 |
| 359 | 庄稼 |
| 375 | 火鸡 |
| 393 | 火车 |

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

医生告诉朱利安的母亲，因为血压的关系，她必须减掉二十磅，所以在周三的晚上，朱利安只得带她乘巴士，去市区开设在 Y 地的一个减肥班。减肥班是为年过五十、体重在一百六十五至两百磅之间的劳工女子设立的。他的母亲是其中较苗条的一个，但她说，女士是不会说出自己的年龄和体重的。自从混乘以后，她就不愿一个人在晚上搭巴士，而且，因为上减肥班是她少有的乐趣之一，是她的健康所必需的，又免费，所以她说，想想她为他做的一切，朱利安至少应该出趟门带她过去。朱利安不愿去想她为他做的一切，但每个周三的晚上，他都强打起精神带她去。

她站在门厅里的镜子前面戴帽子，快要收拾妥当准备走了。朱利安背着手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框里等待着，就像等待着利

箭射穿自己的圣·塞巴斯蒂安^①。帽子是最近买的，花了她七美元半。她不停地说：“也许我不该花那么多钱买它。是的，我不应该买。明天我就摘下来退回去。我不应该买这顶帽子。”

朱利安翻起白眼。“不，你应该买下来，”他说，“戴上它，我们走吧。”那是一顶丑陋不堪的帽子：紫色天鹅绒帽檐在一边垂下，又在另一边翘起；其余部分是绿色的，看起来就像填料外露的坐垫。他觉得这顶帽子滑稽、神气活现而又可怜兮兮。令她快乐的都是小东西，但所有这些小东西都令他沮丧。

她又一次提起帽子，再将它放在头顶上。两缕灰发垂在她红润脸庞的两侧。她十岁时，那双天蓝色的眼睛肯定就是如此：纯真，未历世事。仿佛她不是个含辛茹苦，供他吃喝，送他去念书，至今仍支持着他，“直到他能站稳脚跟”的寡妇，而是一个他必须将其带进城的小女孩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走吧。”为了让她动身，他打开门，走下小路。天空是了无生气的紫罗兰色，在它的映衬之下，房舍显得黑黝黝的，成了同样丑陋的球形肝色怪物，尽管没有哪两栋房子是一模一样的。四十年前，这里是上流社区，他的母亲曾老想着如果能在这里拥有一套住宅就好了。每一栋房子的周围都有一圈窄窄的泥土地，那里通常会坐着一个邈邈的小孩。他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走着，目光呆滞，头低了下来，朝前伸着。他决定在他为了她的快乐牺牲自己的这段时间里，

^①基督教圣徒，在三世纪的宗教迫害时期，被罗马教皇杀害，一般认为卒于公元二八二年。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，他被描绘成遭捆绑、被乱箭射死的形象。

要让自己完全麻木掉。

门关上了，他转身，看见那个戴着一顶无比糟糕的帽子的矮胖身影正朝他走来。“唉，”她说，“人只能活一次，得为这一次多付出一些，我至少不会看见和我一样的人走来走去。”

“等我开始挣钱了，”朱利安阴沉地说——他知道自己永远都挣不到钱——“你想什么时候开这样的玩笑，就什么时候开吧。”但首先，他们得赶路。他想象过拥有这样的房子：两边最近的邻居，也在三英里之外。

“我觉得你做得挺好的，”她一边戴手套，一边说着，“你才离开学校一年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”

在 Y 减肥班里，只有几个会员会戴着帽子和手套去上课，并且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儿子，而她是其中之一。“需要时间的，”她说，“而这个世界现在又一团糟。这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比戴在其他任何人的头上都好看，尽管售货小姐拿出它的时候我说，‘把这个东西拿回去。我是不会把它戴在头上的。’不过她说，‘戴上看看嘛。’她把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时，我说，‘哎——呀。’然后她说，‘要我说，您和这顶帽子真是相得益彰啊，而且，’她又说，‘戴上它，您肯定显得与众不同。’”

朱利安想，如果她自私，或者是个酗酒并冲他喊叫的老母夜叉，他会自立得多。他走着，沉浸在绝望里，仿佛苦难已经使他失去了信心。看到他那张绝望而又不耐烦的长脸，她陡然停下，显出悲伤的表情，并拉住他的胳膊。“等着我，”她说，“我回家把这东西摘掉，明天就退回去。我昏了头。我可以用那七

块半付煤气费。”

他用力地抓住她的胳膊。“不要退回去，”他说，“我喜欢它。”

“唉，”她说，“我觉得自己不应该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好好享受它吧。”他咕哝道，比刚才更沮丧了。

“这个世界一团糟，”她说，“我们能享受点什么真是奇迹。我跟你说，天翻地覆了。”

朱利安叹了口气。

“当然了，”她说，“如果你知道自己是谁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。”朱利安每次带她去减肥班，她都要说这个。“减肥班里的那些人，大多数和我们不是一类，”她说，“但我可以对任何人都客气。我知道自己是谁。”

“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客不客气，”朱利安恶狠狠地说，“知道自己是谁只对一代人有好处。现在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，自己是谁。”

她停下来，瞥了他一眼。“我当然非常清楚自己是谁，”她说，“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我会为你感到羞愧。”

“哦，见鬼。”朱利安说。

“你的曾祖父当过本州州长，”她说，“你的祖父是个富裕的地主。你的外祖母姓葛德海。”

“看看你的四周，”他紧张地说，“你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儿吗？”他忽地甩出胳膊，指了指这个地方，渐浓的黑暗至少让这里显得不那么肮脏了。

“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？”她说。“你的曾祖父有个种植园，还有两百个奴隶。”

“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。”他气恼地说。

“他们还是的时候更幸福。”她说。他叹了口气，表示自己已经知道她要谈这个话题了。每隔几天，她就会绕到这上面来，就像直通线上的火车。他知道沿途每一个站点、每一个交叉口和每一处沼泽，也知道在哪一点上，她的结论一定会庄严地滑进车站：“荒诞。根本就不现实。他们应该站起来，这没错，但应该站在篱笆旁属于他们的那一边。”

“我们别说了。”朱利安说。

“我替他们难过，”她说，“那些半白^①的。他们悲惨啊。”

“你能不能别说了？”

“想想如果是半白的，我们心里的感受肯定很复杂。”

“我现在的感受就很复杂。”他哼道。

“那我们说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吧。”她说，“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时，我常到爷爷那儿去。那栋房子有双楼梯，楼梯通向真正的二楼——一楼只用来做饭。我喜欢待在楼下的厨房里，因为我喜欢墙的味道。我会坐着，把鼻子贴在泥灰上，深呼吸。其实那栋房子是葛德海家的，但你的祖父切斯蒂尼付了贷款，替他们保住了房子。他们家道中落了，”她说，“但不管中不中落，他们永远都不会忘了自己是谁。”

^①指黑白混血人种。

“肯定是那栋破烂的大房子提醒了他们。”朱利安咕哝道。说起那栋房子时，他总带着轻蔑，而想到它时，他却又总是心怀向往。在它被卖掉之前，他见过那房子一次，当时他还是个孩子：双楼梯烂掉了，被拆了下来，黑鬼^①住在里面。但他的母亲知道，房子留在了他的脑海里。它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。他会站在宽阔的门廊下，听橡树叶的沙沙声，继而不紧不慢地穿过天花板很高的门厅，走进和门厅相连的客厅，注视着磨坏了的小地毯和褪了色的挂毯。他觉得，能够欣赏那栋房子的是他，而不是她。他爱它破败的优雅胜过他能叫得出名字的任何东西。就因为那栋房子，他们居住过的所有社区对他而言都是折磨——然而她却几乎不知道这种区别。她不觉得自己感觉迟钝，反而认为这是“能屈能伸”。

“我想起了当我保姆的老黑卡罗琳。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了。我一向非常尊重我的有色人朋友，”她说，“我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，而他们……”

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你能不能不谈这个话题？”朱利安说。他一个人乘巴士时，会有意坐在黑鬼的旁边，好像这样就能弥补他母亲的罪过。

“你今晚动不动就生气，”她说，“你没什么吧？”

“是的，我没什么，”他说，“别说话了。”

她撅起嘴唇。“看样子你心情很不好，”她评论道，“我根本

^①在原文中，nigger 和 negro 都是对黑人的蔑称，nigger 程度最严重，negro 次之，为了表示区别，译文分别翻译成“黑鬼”和“黑仔”。

就不该和你说话。”

他们来到巴士站。看不见有巴士。双手仍插在口袋里的朱利安伸出头，怒视着空荡荡的街道。等巴士和将要乘巴士带来的沮丧感，就像一只滚烫的手开始爬上他的脖子。在她痛苦地叹了口气之后，他渐渐意识到母亲的存在。他阴郁地看着她：她直挺挺地站着，戴着那顶荒唐的帽子，仿佛是她想象出来的尊严的一面旗帜。他产生了想要挫一挫她锐气的恶毒冲动，于是突然松开领带，把它解下塞进口袋里。

她僵住了。“为什么每次带我进城，你都非要这个样子？”她问。“你为什么存心叫我难堪？”

“要是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地位，”他说，“你至少能明白我的地位。”

“你看起来就像一个——恶棍。”她说。

“那么我一定就是了。”他嘟囔道。

“我回家算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不烦你了。如果你连这点小事都不能为我做……”

他翻着白眼，又把领带系上。“在我的阶层里，”他咕哝道，脸凑到她跟前，咬牙切齿地说，“真正的文化在脑子里，脑子里。”他说道，并敲自己的头，“脑子。”

“在心里，”她说，“也在于你怎样做事，而你怎样做事是由你是谁决定的。”

“在该死的巴士上，没有人在乎你是谁。”

“我在乎自己是谁。”她冷冰冰地说。

亮着灯的巴士出现在后面一道斜坡的顶上，它驶近时，他们走到街上，迎了上去。他把手放到母亲的肘上，将她托到嘎吱作响的台阶上。她面带微笑地上了车，仿佛正走进客厅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等她。他投代用币时，她在走道一边宽大的前排^①三人座的一张上坐下。一个龅牙、头发又长又黄的瘦削女人坐在另一头。他的母亲移身挪到龅牙女人的旁边，为朱利安留出了自己身边的座位。他坐下来，看着走道另一边的地板，一双穿在红白两色帆布凉鞋里的瘦脚稳稳地放在那里。

他的母亲立即开始侃侃而谈，以吸引任何一个想要说话的人。“天气还会更热吗？”她说，并从手袋里掏出一支上面画着日本风景的黑色折扇，在自己的面前扇了起来。

“我看可能会吧，”龅牙女人说，“但我有一件事很肯定：我的公寓是不可能更热了。”

“一定是吸收了下午的阳光。”他的母亲说。她微微前倾，前后看了看巴士——半满，都是白人。“车上坐的都是自己人嘛。”她说。朱利安不安起来。

“总要变一变嘛。”走道另一边的那个女人说，她就是那双红白两色帆布凉鞋的主人。“在我前几天坐的那辆上，他们就像跳蚤一样多——从车头到车尾。”

“这个世界整个都乱了，”他的母亲说，“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它陷入这种困境的。”

^①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，在美国南方地区的公交车上，黑人只能坐后排座位，而且如果座位满了，要给白人让座。

“让我看不过去的是好人家的男孩子偷汽车轮胎，”那个龅牙女人说，“我对我儿子说，我说你也许不是有钱人，但你是有教养的，如果让我抓到你掺乎进那种混账事情里，就把你送到感化院去，那里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。”

“要经常提醒，”朱利安的母亲说，“你的儿子念高中了吗？”

“九年级。”龅牙女人说。

“我儿子去年刚大学毕业。他想写作，但目前在售打字机，还没起步哪。”朱利安的母亲说。

龅牙女人探出身体，端详着朱利安。他恶狠狠地看了她一眼，所以她又坐回到座位上。走道另一边的地板上有一张被人丢掉的报纸。他站起来捡起报纸，在面前打开。他的母亲用微低的声音，想谨慎地把交谈进行下去，但走道另一边的那个女人却大声说：“噢，不错啊。卖打字机和写作差不多嘛。他可以随时从这一行跳到那一行。”

“我跟他谈，”朱利安的母亲说，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”

朱利安举着报纸，退回到自己意识深处，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。那是一种精神泡沫，当他无力支撑自己继续成为周遭所发生事情的一部分时，只要身处泡沫之中，他就能找到自己。从那里，他能看到外面并作出评判，而在泡沫里面，他是安全的，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侵害。那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觉得自己摆脱了周围人的愚昧的地方。他母亲从未进去过，但从那里面，他能非常清楚地看清她。

老太太很聪明，而他觉得，如果她能从正确的前提开始，

她会变得更好。她根据自己幻想出来的那个世界的规则生活，他从未看见她踏足过外面。那个世界的规则就是，在她首先把许多事情弄得一团糟因而创造了必要条件之后，她要为他牺牲。如果说他已经接受了她的牺牲，那只是因为她缺乏远见，已经使牺牲成为了必然。一生中，在没有切斯蒂尼氏财产的情况下，她努力表现得像切斯蒂尼氏，并给予他一切她认为切斯蒂尼氏该有的东西。但既然，她说，努力是趣事，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而当你赢了，就像她一样，回顾艰难时光是非常快乐的！他不能原谅的是，她享受这种努力，并认为她已经赢了。

当她说自己已经赢了，她的意思是，她成功将他养大并送他去念了大学，他发展得如此之好——好看（为了让他的牙整齐笔直，她的牙掉了也没补），聪明（他认为自己太聪明了，所以不会成功），未来就在他的前方（他肯定没有未来）。她原谅他的悲观，因为他尚未成人；原谅他激进的想法，因为他缺乏实际经验。她说他还不知道“生活”是怎么回事，他甚至还未走进真正的世界，却已经像个五十岁的男人那样对它不抱幻想了。

这一切更深一层的讽刺意味是，尽管她这样，他还真发展得如此之好。虽然上的是三流大学，但由于自觉，他还是在受了一流教育之后毕业了；尽管是在小心思的左右下长大的，他最终却获得了大智慧；尽管时常听到她那些愚蠢的观点，他却摆脱了偏见，不惧面对事实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他没有被自己对她的爱所蒙蔽，反而在精神上摆脱了她，可以完全客观地看